

论稼轩词章法结构的创新

陶文鹏

内容提要 才大气雄的辛弃疾为了有力地表现抗金救国壮志与壮志难酬的悲愤，对词的章法结构作了多方面的大胆创新。他在词的起拍即着力营造雄奇壮伟、动荡飞腾的意象，并使之笼罩全篇；善于以象征性的自然意象结拍，借以提升或深化词的思想境界。他打破词的上下片分段的程式，使全篇一气流注，或上下强烈对比；他的词多层转折、越转越深，起伏跌宕，有龙跳虎掷之势。他运用典故、比喻、词眼和逆转反跌的手法结构布局，并且创造出天问体、问答体、对话体等新奇章法。他被誉为“词坛第一开辟手”，当之无愧。

关键词 辛弃疾 稼轩词 章法 创新

宋词绝大多数是长短句，又有众多格律形式不同的词调，因此它的章法结构，比起唐代五七言近体律绝诗来，更复杂多变，曲折顿挫，多层递进，从而有利于词人将其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或社会的景象层层深入地交融互渗。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正是诗人和艺术家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才形成“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①。研究词的章法结构，可以深细地领悟词的灵境并认知词人营造灵境的艺术本领。古代和现代的词学家十分重视章法，发表了不少精到的见解，当代词学界对词的章法似关注不够，研究成果不多。笔者曾经拜读过几篇论文，探讨“以赋为词”的柳永和周邦彦词的章法，但至今未见到一篇专门研究苏轼与辛弃疾——这两位宋代最杰出词人章法艺术的文章。尤其是辛弃疾，被清代词学家陈廷焯誉为“词坛第一开辟手”^②，其稼轩词纵横驰骤，气势排荡，又迂曲要眇，顿挫沉郁。稼轩在章法结构上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很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本文拟就此课题，谈一些初步探讨的心得。

—

词的章法结构，有三个关键部位，即是起、结与过片。研究稼轩词章法，也应首先看其在这三个关节点上有哪些突破与创新。

起，又称起拍，指词开头的一韵。清代沈雄说“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叙事者更少。”^③而在才大气雄的稼轩词中，起句有写景，有抒情叙事，还有议论说理；有单起调，也有双起调；有描写句叙述句，更有感叹、疑问、设问、反诘句，其笔法灵活多变，警句异彩纷呈，令人击节称赏。

稼轩起笔或直抒悲壮慷慨的爱国情怀，或借古人古事浇自我胸中块垒，或以自然景物兴发情思、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② 陈廷焯《云韶集》卷二，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册，第2343页。

③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第838页。

影射时局，或用投枪匕首般的笔锋刺向屈膝媚敌的奸佞小人。请看“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水龙吟》）劈空而下，笔力千钧，对南宋朝廷腐败无能的蔑视与愤慨之情喷薄纸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开篇即怀念雄霸江南抗击强曹的历史英雄孙权，寄寓对当下无人可御外敌的深沉感喟。词人怀古伤今，悲壮苍凉，动人肺腑。

清代词论家况周颐说“起句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①此论前句中肯，后句失之偏颇。稼轩词中有不少篇章，起句写实景、小景、秀丽之景，如“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鹧鸪天》）、“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鹧鸪天》）、“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西江月》）。这些小令词的起句描写山乡田野景色，清新优美，饶有乡土气息。但其小令词中，也有写大景、壮景的，如“千丈悬岩削翠，一川落日熔金”（《西江月》）、“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太常引》），一般婉约派词人就写不出来。而稼轩数量更多的中调与长调词，多在起句描写大景、壮景，展现出空阔高远的气象，显示词人博大浩荡之襟怀。《水龙吟》开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词人登高望远，将千里楚天、无际秋色尽收笔底。唐圭璋先生评“起句浩荡，笼罩全篇。”^②这八个字准确概括了稼轩许多中长调豪放词起拍的艺术特点。再看“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贺新郎》）用浪漫想象与艺术夸张，把闽帅赵汝愚疏浚的福州西湖写得波澜壮阔，气吞平野。清代沈际飞评“奇险灏瀚之致。”^③信然。

清代刘熙载云“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④辛弃疾喜爱并擅长起笔描绘飞动之景，如“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赋予青山以人的性灵，又用比喻活画其奔驰飞动的态势，借以表达自己欲追随高人叶衡跃马杀敌的心愿。此处是虚笔写景，想象奇特，可见况周颐“宜实不宜虚”之说有些武断。又如“叠岭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绵亘数百里的灵山或西驰，或东向，好像万匹骏马连续不断地回旋奔腾，真是意象飞动，气势磅礴！稼轩还善于在词的开篇展开幻想的翅膀，创造雄奇瑰丽的意象。《满江红》起拍“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大鹏高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笑看人世，比喻建康留守史致道志向高迈，才能超群。又如《千年调》起拍：“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词人乘神马，入太空，把青霓，挟明月，在神奇的幻想世界中纵横飞驰。

稼轩是英雄豪杰，性格豪爽，激情奔放，故其词起拍多突兀奇崛之笔。《贺新郎》开篇“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起拍即大声疾呼，深沉感叹自己年老力衰，功业未成，交游零落，其情意、语气、声调撼人心魄。《鹧鸪天》劈头二句“掩鼻人间臭腐场，古今惟有酒偏香。”以酒徒的感觉与口吻，抨击古今封建专制下人间的丑恶臭腐，如钟响雷鸣，振聋发聩。“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玉楼春》）此词戏赋云山。起拍二句说：是什么人半夜里把青山推走了？我只见四面都是浮云弥漫，猜想你就在云里。用拟人手法写山，一“推”一“猜”，词人对青山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

清代词论家陈廷焯独具慧眼，说稼轩的《摸鱼儿》词起拍，“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⑤。其后，梁启超论词的起拍“文前有文，如黄河伏流，莫穷其源”也举《摸鱼儿》为例^⑥。《摸鱼儿》起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可见此词所写“美人”和春花一起，已遭受过多次风雨袭击，而今身心交瘁，落红满地，再也禁不起风雨的摧残了。开篇文前有文，如九曲黄河，又伏流百里，突

①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416页。

②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373页。

③ 沈际飞《草堂诗余续集》卷下，《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443页。

④ 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⑤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363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评词》，《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05页。

然喷出。当然,这种“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的起拍之法,并非稼轩首创,梁启超就说“欧阳修《蝶恋花》‘谁道闲情抛却久’,稼轩《摸鱼儿》起处从此夺胎。”^①其实,南唐后主李煜名篇《虞美人》起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宋初词人张先《一丛花令》起句“伤高怀远几时穷”都是。但在《稼轩词》中,此种“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的手法用得最多,最出彩。如《兰陵王》起拍“恨之极。恨极消磨不得”,《踏莎行》起拍“吾道悠悠,忧心悄悄”,《满江红》起拍“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水龙吟》起拍“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等,都是“文前有文”、“千回万转”,突然折出,寓意深长。

稼轩词还有一些作品,起拍状物写人,寥寥几笔,形神入妙,映照全词。如《贺新郎》开篇:“云卧衣裳冷。看萧然、风前月下,水边幽影。”仅十六字,活画出水仙花在风前、月下、水边,幽冷、高洁的形影神,笔墨精警不凡。又如《贺新郎》开篇“逸气轩眉宇。似王良,轻车熟路,骅骝欲舞。”状人风神笑貌,栩栩如生。《江城子》开篇“宝钗飞凤鬓惊鸾。望重欢。”顾随先生评赞说:“‘凤钗’、‘鸾鬓’在词中用得非常多,但都是死的,而稼轩一写,真动,活了,真好。”“一个‘飞’字,一个‘惊’字,所写是一个活泼健康女性。”^②

以上几点,是稼轩词起拍的创新。当然也学习、借鉴了前人。上文已提到“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夺胎于前人之句。而“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和“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就使人自然联想到柳永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八声甘州》)和周邦彦的“暮色分平野。傍苇岸、征帆卸”(《塞垣春》)。但柳、周词的起拍绝大多数是平起,辛词的起拍无疑更多地受到苏轼词(也包括其诗)的影响。东坡词的起拍,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有情风万里送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江城子》)、“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归朝欢》)等,或笔挟大江,思接千载,高唱入云;或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气象雄杰;或牵犬擎鹰,纵马出猎,以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或梦见雪浪摇空,壮浪幽奇,超尘出俗。这些起拍的意象、境界、情调都在稼轩词中得到继承与发扬,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词起拍的艺术。

结,与作为全词开头的起对应,指词的结尾。前人论词的章法,多认为结句更难,也更重要。稼轩词的结尾,有景结、情结、事结、理结,其内容之丰富,句式之多变,风格之多彩,洵为两宋词人之冠。有以豪壮语结,唱出时代最强音,如“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有以怨语结,表达闺妇满腹痴情,奏出绵邈飘忽之音,如“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有以幻想语结,宣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慷慨悲凉,如“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木兰花慢》)有以狂语结,抒发雄视今古恨少知音的深沉感慨,如“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有以贾谊自拟,痛哭流涕,抒无穷悲愤“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满江红》)有以谐语结,道出一肚皮不合时宜:“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卜算子》)还有以趣语结,揶揄沙鸥,曲折表现自我愁情难遣:“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菩萨蛮》)以上结句,或与起拍首尾呼应,神光离合;或宕开一笔,别出新意;或言尽意余,弦外有音,都收到了动人心弦又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但稼轩词更多也更有创新性的,是“以景结情”。《鹧鸪天》结尾“城中桃李经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将城中桃李与乡野荠菜花对照描写,表现他厌恶红尘滚滚的都市,喜爱生机勃勃的农村,也彰显他的倔强个性和清新朴素的审美趣味。又如《清平乐》:“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此词上片写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评词》,《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05页。

② 顾随著《中国古典诗词感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夜晚山中旅舍凄凉荒寂之境，下片前二句概述他为国事奔波，失意归来，已容颜苍老。结尾波澜陡起，写他眼前浮现梦中所见万里江山的壮丽景象。词人对祖国的一颗赤心，在秋天曙色中光芒四射。这个结句，大大开拓与提升了全词的思想境界。

稼轩词借以“结情”的“景”，有不少是梦景、幻景、奇景，闪耀着浓郁的浪漫色彩。如《贺新郎》结尾“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词人送别友人后愁思难眠，夜半狂歌，悲风骤起，听檐下风铃铮铮作响，宛若万匹战马在沙场上冲锋陷阵。可谓奇思突起，意境悲壮。《蝶恋花》收拍云“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山鬼谣》结尾曰“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这两首词皆咏博山雨岩怪石，表明词人追求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都营造出与《离骚》相似的虚幻奇诡意境，结拍却有幽深清冷与雄放高远之别。

在稼轩词借以“结情”的“景”中，多有象征性、隐喻性。《摸鱼儿》结拍“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刘永济先生评析说“‘斜阳’以比国势之衰微，‘烟柳’则比朝政之昏暗，此正所以令人‘断肠’之处也。观结尾之意，可知所惜之春非止一身之遭遇，实乃身世双关。”^①此说有理，斜阳、烟柳、危栏，既映衬美人的迟暮哀愁，也象征暗示政局的危急，寄托的意蕴似无似有。《念奴娇》结拍云“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联系词中“柳外斜阳”、“兴亡满目”等句，结尾狂风怒号、巨浪翻屋的险恶景象，渗透着词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至于《太常引》结拍“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词人要砍掉遮挡月光的婆娑桂树，正是以浪漫的幻想表达驱除黑暗使大地山河重光的壮志抱负。稼轩词多用带有象征性的自然景象结尾，使词的情思意味丰富深邃，有不确定性，更令人咀嚼回味无穷。

稼轩词还有一些作品，在结尾处推出一个人物的特写镜头，形神鲜活，诗画兼得。例如两首《鹧鸪天》结拍“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都是画出清新秀丽的农村风光之后，推出画中主体——健美淳朴的村姑形象，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又如《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纯用白描，表现溪边一个农家老小五人不同的行为意态。结尾处浓墨点染那个躺卧溪头剥莲蓬的小儿，其天真烂漫的神情活灵活现，堪称点睛妙笔。

过片，又称“过遍”、“过变”或“过拍”，一般指双调词下片起句。稼轩许多词篇，其过片既能发起别意，又能承上接下，既不全脱，亦不明粘。或藕断丝连，或异军突起，似断若续，似承若转，展示出上片与下片之间最佳的联系状态，充分体现了过片的结构功能，足见稼轩双调词高超的章法艺术。然而，宋代许多优秀词人也都能这样处理“过片”。那么，稼轩词“过片”的创新何在？笔者认为，就在于打破双调词上下片分段立意的传统程式。在稼轩以前，已有一些这样的词作，如晚唐词人韦庄的名篇《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全词起首与结尾各两句分别用来抒情议论，中间四句却是一气贯注，连续写景，实际上“过片”的作用已消失了。但这种章法结构，只是少数词人偶尔为之；而在稼轩词中，却有很多上下片紧密连接融为一体的作品，可见，稼轩是自觉地、有意地突破上下片各为一大段的老套子的。对于这一点，下文再作具体论述，但从稼轩词的起拍与结拍，我们已看到了这云中神龙的雄奇惊人之首与夭矫穿云之尾，不能不为之气壮神旺也。

二

词调的绝大多数是双调。词人填写双调词，在章法结构方面，首先要考虑如何处理好上下片的关

^①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365页。

系。唐圭璋先生《论词之作法》一文谈到章法时，把上下片关系梳理归纳成“上景下情”、“上情下景”、“上今下昔”、“上昔下今”、“上外下内”、“上去下来”、“上昼下夜”、“上问下答”、“上虚下实”、“上下相连”、“上下不连”和“上下相反”等十二种类型^①。这对于词的创作与研究是有引领启发作用的。然而，从唐宋到明清，历代词作数十万首，仅宋词就有二万多首，其所表现的内容与章法无比丰富，可谓千变万化，很难全部概括归纳。对此，张仲谋先生说“也许是因为有感于‘词的章法’‘变化无端’，宛敏灏先生在他的《词学概论》中，就放弃了对词的章法进行穷尽归纳的努力，而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自由的讲述方式，那就是在讲完‘词的分段’、‘过片和意脉’以后，以‘几种特殊章法’为标目，列举了四种类型。”他将宛先生概括的“上下片紧密依存者”、“上下片平列对照者”、“上下片融成一体者”、“上下片关系微妙者”这四种“特殊章法”列为简表，并各举出词例^②。在他列举的八位词人中，只有辛弃疾一人的作品兼具这四种“特殊章法”。由此可见稼轩最热衷追求“特殊章法”，敢于突破有关章法的陈规旧套，大胆创新。

笔者阅读稼轩词后发现，稼轩为了突出表现其青年时代的英雄传奇经历与中老年被迫投闲置散境况的巨大反差，突出表现其杀敌报国理想与南宋朝廷妥协求和现实的尖锐矛盾，突出表现其厌恶黑暗腐败官场与热爱清新纯朴田园的鲜明对立，在词作中着意营构平列对照的章法。为此，他特地选择上下片完全相同的词调来写，如《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有意用淡语、轻松语表达积郁内心的忧国伤时之愁，收到了语淡而情浓，语轻松而意沉郁的艺术效果。全篇处处注意上下片的平行、呼应、对照：上片说“少年”，下片说“而今”；上片言“不识愁滋味”，下片则言“识尽愁滋味”；上片叠用“爱上层楼”，下片就叠用“欲说还休”，从而使整首词平列对比，上下对称，章法严谨，结构整饬。《鹊桥仙》（松冈避暑）也是上下片相同的平行对比：上片写他被迫闲居中的孤独寂寞；下片写他分享了农家婚娶的欢乐热闹。更多词作，上下片字数、句数、句式并不相同，作者仍然追求强烈对比，如《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上片回忆青年时聚众抗金、跃马杀敌的非凡经历，下片叙写目前被迫闲居的颓唐老境。上片的雄壮与下片的悲凉强烈对比，词情更显得沉郁深厚，催人落泪。又如《一枝花》（千丈擎天手），上片描写酒醉中幻想自己率领千军万马，立功封侯，成了国家擎天柱；下片跌回现实之中，写酒醒后失意叹恨虚度光阴，如今白发满头，空自回首。这些作品的章法或可称为上下片“不平列对照”。

辛弃疾对词的章法更大胆的创新，乃是在许多作品中有意突破双调词按上下片分段的常规，使词意前后紧接，一气贯通，借此表现其难以遏制的感情激流。小令词如《鹧鸪天·石门道中》：

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甍。已通樵径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闲略约，远浮屠。

溪南修竹有茅庐。莫嫌杖屦频来往，此地偏宜著老夫。

此词就打破了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惯例，前七句写景，景中寓情；后二句抒情，情随景生。长调词如《念奴娇·书东流林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未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① 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7—860页。

② 张仲谋《宋词欣赏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上片写故地重游，景物依旧，不禁回忆当年情事，怀念伊人，但见人去楼空，只闻燕子呢喃。过片处意脉不断，如行云流水，一气注入下片。换头三句写他听说行人曾见江楼帘底露出如纤月般的伊人，接下去是设想明朝能重见伊人的情景。此词也是上下片紧密衔接，于过片处并无山断云连或奇峰陡起的迹象。下文引述的《贺新郎》（绿树听鹈鴂）和《沁园春》（杯汝来前），前者是使典用事连贯上下片，不在分片处分层；后者是从开篇起直到下片“吾力犹能肆汝杯”句，都是词人谴责酒杯的话语，仅在结拍三句才是酒杯的“再拜”和回答。这两首都是对双调词传统章法结构的大胆突破。可见，稼轩不按上下片分段并非偶然为之，而是有意创新。

稼轩词追求前后对比和上下贯通，决不意味着其词平铺直叙，板滞单调。恰恰相反，稼轩却多有章法婉曲、层层转折、愈转愈深的词篇。先看其小令词的章法。清代黄苏《蓼园词选》评南宋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说“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①稼轩小令名篇《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云：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此词乃淳熙三年（1176）作者任江西提点刑狱时作。全词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思，主要运用比兴手法，即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所说“惜水怨山”^②。开篇二句以郁孤台和台下赣江起兴，写江水流不尽行人的伤心泪，沉痛追忆四十多年前金兵犯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三、四句笔锋一转，写他西北望“长安”，却被重重“青山”遮蔽，含蓄表达怀念中原故土和憎恨金兵与南宋投降派的感情。“可怜”一句，感慨深沉。过片“青山”句直承上片结句“无数山”，上下片紧密连接，有如诗中的“顶真格”。但细味词意，五、六句又作转折，写青山终究遮不住一江之水向东奔流，以“江水”隐喻广大爱国者抗金恢复的坚定意志，情绪昂扬，音韵铿锵有力。不料七八句又一转折，写江晚山深，暮色苍茫，满怀愁绪的词人，听到鹧鸪“行不得也”的悲鸣之声。结拍二句，暗示偏安危局依旧，抗金统一前途坎坷。全词八句四韵，每韵一转，词情抑扬顿挫，也如李清照《如梦令》一样，“短幅中藏无数曲折”。不同的是此词“忠愤之气，拂拂指端”^③，而“《菩萨蛮》如此大声镗鞳，未曾有也”^④。

再看稼轩的中、长调词，例如《祝英台近·晚春》：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这是一首闺怨词。上片“宝钗分”三句追忆暮春时节她与情郎在南浦分别的情景。“怕上”二句转到当前，写他怕上层楼，怕看到绵绵不断的风雨。“断肠”三句，一波三折，写片片落红乱飞，都无人管束得住，更没有谁能劝止群莺啼鸣春将归去。上片在婉曲转折中已层层渲染了闺妇惜春怀人之情。下片前三句直接描摹其行为动作与神情意态：先是斜眼见到鬓边之花，灵机一动，试数花瓣占卜游子归期，卜后把花插回发上，但不放心，又拔下来，一瓣瓣重头数过。这三句描写细腻传神，也是一波三折。“罗帐”二句，白日转至夜晚，由独坐写到睡眠，更写她梦呓中的哽咽之声，可见其怨别之苦、离愁之深。结拍三句是梦呓之语：她怨恨并责问春把愁带来，而今不知到哪里去了，却不懂得把愁带走。这三句怨问极无理，在无理中显出少妇的满腹痴情，仍是一句一转，愈转愈深。这一类稼轩词，其章法有曲折层深之美。但稼轩还有转折变化急促、腾挪起伏强烈的词篇，如《汉宫春·会稽蓬莱阁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024页。

②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655页。

③ 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五，《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393页。

④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引梁启超评语，《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394页。

观雨》: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为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麝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

此词上片写登阁见闻。起拍二句写风狂雨骤，想象浪漫，有东坡诗“风吹海立”、“飞雨过江”（《有美堂暴雨》）气势。以下词笔急转，写云散雨收，又转为月明天籁，忽又接以“万窍号呼”，可谓笔笔转折，变幻莫测。下片怀古抒情。前五句怀念助越灭吴的范蠡，闪耀传奇色彩，情调昂扬乐观。紧接着却以设问句写出岁晚当及时行乐之意，继之以反问语作答，写旧时王榭亭馆荒芜，已无可行乐之处，再作跌宕。结句“冷烟寒树啼乌”，以景结情，流露出对历史沧桑、人生无常的伤感，又似隐喻南宋王朝的惨淡前景，词情词境跌落到凄凉悲郁的深渊中。全篇章法极转折跌宕之能事。

更多的稼轩长调词，其章法纵横捭阖，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如长江黄河，波澜起伏；如春云拂空，卷舒变灭；更如生龙活虎，挟雷呼风。试读《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

此词是写给被贬谪放还的友人汤朝美的。上片赞扬汤氏忠肝义胆，直言谏论，却被贬到蛮烟瘴雨之地，并预料他能重新入朝，东山再起，为国立功。下片写自己被削职回家闲居，心情落寞、悲愤。全篇上下对比映衬，又转折顿挫，如滩起涡旋。赖汉屏先生评其章法“上片节节暗转，于无字处为曲折，极掩抑零乱、跳跃动荡之美；下片却一气奔注，牢骚苦闷，倾泻而来，却又累出反语……故作幽塞，掀起波澜，豪放中仍不失顿挫曲折，词的构局可谓错综多变。”^①评得精妙。

在稼轩词中，这种张弛开合，波澜跌宕，错综多变的篇章，在两宋词人作品中数量第一，创新特色也最鲜明。尤其是在他擅长运用的长调《水调歌头》、《满江红》、《贺新郎》、《念奴娇》、《沁园春》、《水龙吟》写成之作，笔墨纵横驰骤，转折顿挫，如龙跳虎掷，使人读来神魂震撼，堪称两宋词坛的一大奇观。

三

作为两宋词坛的巨擘，辛弃疾以多种表现手法写出不少章法新奇独创之作，其中有千秋传诵的经典，从而为词的章法创造了新的类型，树立了新的范式。

运用逆转反跌手法在结尾翻出新意，是辛弃疾常用的一种特殊章法。请看《踏莎行》：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词的上片描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景中之人来来往往，个个脸绽笑容，欢乐无比。于是词人觉得，像宋玉那样逢秋即悲大可不必。换头三句承接上片，说秋夜有美景，有赏心乐事，可以随意小酌，随便听歌观舞。请问那些悲秋的文人，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这一反问，是对上片设问的回应，更坚定地否定了悲秋。结尾二句突作逆转，全盘推翻上文一再渲染的秋之欢乐，并以“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双关象征句，暗喻当时政局险恶，含蓄地表达忧国情思。结尾逆转，突兀新奇，结句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青玉案·元夕》词云：

^① 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7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词同前首一样，打破了上下片分段。前八句着力铺陈元宵佳节花灯如雨，仕女如云，歌舞彻夜的欢乐热闹场面，笔调明快，绘声绘色；最后四句，才推出词人在闹市中苦苦寻觅不遇的女子——她独自一人，在“灯火阑珊处”。正如梁启超所评“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① 这位孤独美人的形象，正是作者政治失意后落寞幽愤情怀的曲折写照，也是其不随众流、正直高洁品格的含蓄表现。结尾三句突兀转折，寓意蕴藉，耐人寻味。词的章法奇特，具有令人难忘的艺术魅力。

稼轩词逆转反跌章法最精彩的篇章，是《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开篇突兀而起，写他醉酒之后，在半夜里挑灯看剑，继之写梦回闻角，追忆梦中分炙麾下，沙场点兵，冲锋杀敌，完成统一大业。这九句一气奔泻，豪壮激越，酣畅淋漓。末一句陡然下跌，发出一声沉痛慨叹，即戛然而止，把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表达得扣人心弦。李白《越中览古》诗云“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清代沈德潜评曰“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② 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五）云“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杨绶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乃三句说喜，一句说悲。辛弃疾将前人诗中结尾一句逆转反跌之法用于词中，写出了这首杰作。章法之新奇独创，前无古人，似也后无来者！

辛弃疾喜爱并善于用典使事，常在一首词中多处用典，于是典故就成为作者结构布局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怀古感今词，上片用了孙权和刘裕两个典故，抒写自己坚决抗金北伐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下片用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北伐惨败，招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狸）大举南侵的典故，影射宋孝宗隆兴元年张浚仓促北伐失败之事，告诫当权派韩侂胄等切勿轻敌冒进，以免蹈元嘉覆辙。结尾三句用廉颇事，表达至老不衰的抗敌气概与忠愤情怀。作者精心选择和巧妙组织这一连串典故，加强了词篇的形象性，表达出丰富、复杂、深厚的情思意蕴。这几个典故的巧妙运用，使这首词章法严谨，结构缜密，意境宏深，风格沉郁。清代陈亦峰评曰“此词拉杂使事，而以浩气行之，如猊之怒，如龙之飞，不嫌其堆垛。岳倦翁谓此作微觉用事多，非也。句句有金石声，吾怖其神力。”^③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更是几乎全篇铺陈古代“别恨”的事例，串联成篇：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此词开篇先写三种悲鸣的鸟声，接着就连续用了王昭君、陈皇后、戴妫三个古代薄命女子和李陵、荆

① 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丙卷引，《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405页。

② 沈德潜《唐诗别裁》，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页。

③ 陈亦峰《云韶集》，王氏晴霭庐钞本。吴则夷选注《辛弃疾词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引。

轲两位失败英雄的典故，完全打破上下片分段的常规。词人在这些历史人物故事中暗寓家国兴亡及其本人壮志难酬的悲愤。正是这些典故，连缀、编织成这首沉郁苍凉、寓意深远的杰作。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此词“章法绝妙”，张伯驹《丛碧词话》亦赞“章法奇绝”，陈匪石《宋词举》说：“稼轩以生龙活虎之才，为铸史熔经之作，格调不憚其变，隶事不厌其多，其佳者竟成古今绝唱，却不容人学步。”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曰：“‘啼鸟’二句回应起笔，词极沉痛。歇拍二句归到送弟，章法完密。”^①稼轩这类词，其章法可称为“典故串连体”。

在稼轩词中，还有通篇或大半篇运用比喻来精心结构的，例如《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此词抒写惜春之情，上片以十三岁少女学绣花比喻烂漫春光，又以起皱纹的红地毯比喻被风雨摧残的满地落花。下片把短暂春光比作轻薄子爱情难久，又把满载落花的江水都酿成醇酒，约“清愁”在杨柳岸边共饮留春。词人以联想营造出一连串新奇喻象，并使之形成平列反向鲜明对照的章法。又如《生查子·简吴子似县尉》：“高人千丈崖，千古储冰雪。六月火云时，一见森毛发。俗人如盗泉，照眼成昏浊。高处挂吾瓢，不饮吾宁渴。”全篇都用比喻表达对高人的敬仰和对俗人的憎厌。这样的作品，可谓“比喻对照体”。

辛弃疾还妙用“词眼”点醒词旨并使其脉络井然。南宋张炎《词源》、明代陆辅之《词旨》、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都将“词眼”看作是词中精警传神的字句。清代刘熙载却能从章法意义上来论词眼，他说“词眼二字，见陆辅之《词旨》。其实辅之所谓‘眼’者，仍不过某字工，某句精耳。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耀。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能开阖变化，一动万随耶？”^②刘氏眼光独到，见解精辟，但他没有举具体例子说明何谓“通体之眼”与“数句之眼”。而辛稼轩在一些词作中，早就巧妙地设置了“通体之眼”与“数句之眼”。《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开篇第三句“匆匆春又归去”，“春归”为通篇之眼，以下“惜春长怕花开早”、“春且住”、“怨春不语”又接连安排了“惜春”、“留春”、“怨春”这三个“数句之眼”，使全篇借残春暮景隐喻南宋国势衰败的情思，宛转曲折又层次清晰地表达出来。又如《永遇乐》词云“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此词题为“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作者戏赋辛字，意在咏叹辛辣以自遣。上片以一“辛”字概括平生境况，又以一“辣”字点出自己个性，“辛辣”可谓上片之“眼”，而“艰辛”、“悲辛”、“辛酸”、“辛苦”则是具体形容自己饱尝过的劳瘁、悲凉、哀痛的句眼。《兰陵王》尤能见出稼轩词兼以通体之眼与数句之眼组织章法之妙：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苕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沈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难敌，最多力。甚一忿沉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间，只合化，梦中蝶。

这是一首记梦词。稼轩记梦中所见一块怪石，“中有一牛，磨角作斗状”。传说湘潭中有张姓者，多力善斗，号张难敌。一日，与人博斗，偶败，“忿赴河而死”，变为牛，浮水上，自后水边之山多有此

① 此段引文皆见《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三册，第2445—2446页。

②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第116页。

石。梁启超《稼轩年谱》释此词云“词文诙诡冤愤，盖借以摅其积年胸中块磊不平之气。”^①邓广铭先生按“此词上中片用苕弘、郑人缓、望夫妇、启母四人变化之事。苕弘化碧玉，玉自石出；缓化秋柏之实，实石音同；望夫妇、启母皆化为石。四例取证古来怨愤变化为石之事。下片以张难敌虽斗败，化为石而仍作困斗之状，赞扬张难敌抵死不屈之精神。则此记梦词亦托意甚微，借以抒胸中激愤之气耳。”^②吴则虞先生说“上片苕弘事言‘忠’；中阕与末阕皆言‘愤’。‘忠愤’二字，为此词之骨。”^③笔者想把“忠愤”二字看作此词的“通体之眼”，照耀全篇；而上片的“恨”，中片的“怨”，下片的“忿”，正是作者精心设置的“数句之眼”。两种眼互相配合，再加上中下阕用了“极”、“也”、“既”、“重”、“被”、“嗟”、“又”、“最”、“甚”、“便”等动词和虚字，更使全词意脉分明，一气贯通，章法细密，开阖变化。

这是刘熙载从章法角度论词眼的极好例证。我甚至想到，也许是刘氏读了此词，才悟出词眼与章法关系的吧？此类“词眼映照体”尤能显出稼轩在构思布局时既气壮如虎，纵横驰骤，又心细如发，金针密缝。

辛弃疾还学习屈原的《天问》，首创出通篇设问、一问到底的“天问体”《木兰花慢》：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词人巧妙地编织有关月亮的多种神话传说，一口气对月发出九个疑问，奇想联翩，妙趣横生，章法新奇，独创一格。

在稼轩词中，还有先问后答的“问答体”词，试看《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通篇设三问，作三答。前后呼应，词中点化古人诗句与词语，灵活自如，精当巧妙，如同己出。此词情调昂扬，节奏跳跃，风格豪放明快，堪称又一首以小令词表现大主题的千古绝唱，也是词史上章法新变奇创的杰作。

性格豪爽而幽默的辛弃疾，还有富于戏剧性的“对话体”词，如《沁园春》：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汉代辞赋作品中多有主客对话体，稼轩很有创意地运用于词，将酒杯拟人化，以主人与杯的对话结构成章。从起拍“吾力犹能肆汝杯”止，共二十二句，是主人对杯的谴责和对酒害的议论，为第一段；第二段却只是篇末三句，是酒杯机智幽默的应答。作者竟用这一谐趣洋溢的喜剧，来表现政治失意的苦闷。词中还运用了古文的章法、句式、词语，体现了稼轩“以文为词”的艺术特色。

在宋词发展史上，北宋后期的周邦彦是“词人之词”的杰出代表。他在柳永开创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慢词的创作技巧。在章法结构方面，变柳词的平铺直叙为曲折变化，突破柳词“今—昔—今”的常见结构模式为时空错综（亦即回忆与现实的错综）。张仲谋先生说周邦彦“多次采用‘闪回’的手法，造成一种非常具有现场感和戏剧性的情境”^④，见解精当。周词巧妙绾合今昔、人我、虚实的情

①②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8页。

③ 吴则虞选注《辛弃疾词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④ 张仲谋《宋词欣赏教程》，第209页。

事与情景，交叉叙写，开阖变化，转接灵活，赢得了历代词论家的称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评赞云“词法之密，无过清真。”“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①可见，周邦彦创新慢词章法结构贡献巨大。而辛弃疾是宋词的集大成者。他在兼取前人“以词为词”、“以赋为词”、“以诗为词”的基础上，再加上“以文为词”。他的《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满江红》（敲碎离愁）这一类婉约秀媚之词，在章法上也从周邦彦词中吸取了艺术养分。但辛词是英雄豪杰之词，其主要风格是悲壮慷慨。为了更有力地抒写抗金复国壮志和壮志难酬的激荡郁勃之情，他对词的章法结构作出比周邦彦更多更大胆的创新。以上论述足以证明这个论断。概言之，稼轩词章法结构的创新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词坛第一开辟手”之誉，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作者简介〕陶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宋代诗人论》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① 《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二册，第878页。